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山西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孟思佳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深刻改变我国和世界的经济面貌。山西虽暂未被列入“一带一路”行动计划中,但也应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山西应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山西在装备制造业、能源产业、特色农业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实现山西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山西;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481(2016)07-1029-05

Analysis of Shanxi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MENG Sijia

(Colleg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will profoundly change the economic feature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Shanxi has not included in this action till now. However Shanxi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Shanxi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s location advantage, give full play to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ergy indust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void weakness and make full use of its own advantages, then join the strategy initiativ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help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Shanxi province will achieve so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Shanxi;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战略。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战略也是我国区域发展新的战略部署,从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到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再到现在的“一带一路”,通过区域间协调、合作发展不断推动我国东西一体化、南北一体化、全国经济迈向均衡协调发展。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部10省区市将参与“一带”,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东部5省参与“一路”^[1]。

身为中部省份的山西未被列入其中。但回望历

史,山西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源地。地理位置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贯通东西的枢纽和桥梁;另外,山西拥有丰富的能源、旅游资源,近年来山西大力进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优势的装备制造业、能源产业和特色农业,这些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在国内外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虽然此次山西暂时未被列入“圈内”,但也因积极有所作为,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实现山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 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一条贯通亚欧大陆,连接中外世界的重要国际通道。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丝绸的重要产地,也是丝绸之路的东源地。特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亦成为丝绸之路东端著名的城市。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的使节、商人、僧

收稿日期:2016-04-21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5234)

作者简介:孟思佳(1984-),女,山西太谷人,助教,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

侣往来于平城、晋阳(今太原)一带。大量史料证实,山西曾是丝绸的重要产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纺织业有了大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丝织品送往京师,销往海外。生产自江南、山西的丝绸经由丝绸之路进入欧洲、中亚市场,西方的珠宝、玻璃制品经过新疆、甘肃,进入河南、山西,再流入湖北、湖南、广东等地^[2-3]。由此山西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古丝绸之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形成了以山西为中心辐射四周的丝路文化圈。从汉、唐到元朝,再到明清时期,山西继续续写丝绸之路的神话,明末清初,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山西商人继续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将山西的绸布、铁器、土产运往东南沿海出口,同时将海上进入东南沿海口岸的香料、水果、水产、木材等贩卖回内地。从历史上看,山西与丝绸之路并不陌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曾在丝绸之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山西地理区位与交通优势

从地理位置看,山西是典型的中部内陆省份,但长期处于一种“不东不西”的尴尬地位,在国家过去的战略规划中,山西既没有划入西部开发的省份,在2004年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山西也没有取得经济的显著发展。借此次“一带一路”的东风,山西不应守株待兔,而是要主动出击,变“不东不西”劣势为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中,发挥山西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在“一带一路”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

山西虽作为内陆省份,但通秦联豫、承东启西,自古以来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互通互连的中间枢纽,是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桥梁,山西可以继续传承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把山西建成真正的承东启西的陆路交通、物流枢纽^[4]。

在铁路建设方面,陇海铁路作为国家的主干铁路,是贯穿我国东、中、西部即华东、华中、西北最主要及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运力已处于饱和状态。2008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规划了5条途经山西境内的新线路,这些线路的开通将极大缓解陇海铁路运力压力,同时也使山西成为联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梁^[5]。

此外,途经山西腹地的“二陇海线”,即从日照,经兖州、晋城、侯马、韩城,到西安的铁路线,它与陇

海线呈平行走向,在陇海线日益处于饱和状态下,山西正好可以大展身手^[6]。随着一大批铁路线路的开通运行,山西日益成为主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这都将为未来山西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公路建设方面,山西目前已建成“三纵十二横”的高速公路网络,使从东三省、北京、河北、河南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线路更加便捷和多样。四通八达、贯通东西的交通网络将使山西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梁、中转、物资服务集散地等多功能作用。

3 山西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

山西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应该坐以待毙,而是要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在地域、能源、产业方面的优势,抓住机遇,在“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3.1 山西的强势产业优势

“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推动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促进各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亚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普遍落后,是其经济发展的瓶颈。通过国际合作,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一方面拉动了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经贸合作。

联通亚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至今,交通变迁经过了最初的传统畜力时代,到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贯通,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进入到铁路时代,西伯利亚大铁路也是世界上第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铁路。1990年第二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是丝绸之路基础设施的又一次飞跃,对亚欧经贸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7]。当今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要继续深化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建设联通欧亚之间的高速经济走廊,让丝绸之路的陆上基础设施真正进入高铁时代,构建亚欧大陆新桥。

山西的铁路装备制造业在国内具有领先优势,目前铁路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发展较为完善成熟,特别是一些关键生产技术已实现自主研发^[8]。也就是山西的铁路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整个产业链的基础和比较优势,在高铁设备、高端装备制造等方面,可以进行技术的输出。此外,山西目前拥有多家铁路装备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并且拥有大批装备

制造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企业对铁路车辆的核心零部件都能实现自主生产,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占据国内外市场大部分份额。中国北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从2013年开始,连续2a取得海外订单,可见山西铁路装备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已得到世界市场的认可^[9]。

3.2 山西丰富的能源优势

山西作为我国的能源基地,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因此,山西在发展煤炭产业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多年来山西“一煤独大”的经济产业结构,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促进自身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10],而且长期单一的产业结构也不利于山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山西开展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依托山西在煤炭产业多年积累的经验,大力发展新型煤炭产业,为煤炭产业注入先进技术加以改造^[11]。

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现代煤化工和煤层气以及与之相关的装备制造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山西省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将现代煤化工产业和煤层气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12]。新型煤化工产业作为绿色环保产业,大力推广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山西省重点培育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将一系列技术成果产业化、工业化。我国煤层气资源居世界第3位,山西的煤层气居全国第1位。然而,丰富的煤层气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2013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煤层气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实现山西转型、节能减排的目标,就要充分利用煤层气资源,进行技术攻关,资金支持,变废为宝,变害为利。“十三五”规划中,山西继续将煤矿瓦斯抽采利用作为重要内容,继续发展煤层气产业^[13]。“一带一路”沿线的西亚、中亚国家也都是资源、能源丰富的地区,能源产业发展有着自身的比较优势,山西正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一方面积极加强与沿线国家在资源、能源产业方面的技术合作,另一方面不断寻求开拓海外市场,提高山西优势能源产业的海外市场份额。

3.3 山西特色农业发展优势

山西农业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a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走上了一条农业产业化道路,各地结合自身农业发展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打

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不仅提高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也极大增加了农民收入。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也日渐成为山西经济增长新亮点,形成了山西特色农业发展的优势。

目前,山西在小杂粮、干鲜果、蔬菜、中草药、菌类等作物的生产经营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建立起了特色农产品的种养殖基地,形成了规模化的种养殖机制,发展势头良好。与此同时,通过现代技术,对农产品资源进行深加工、精加工,不断延伸农产品的深加工链条,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打造了一大批特色农产品优质品牌,这些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山西特色农产品已成为山西在国内消费市场上的一张新名片^[14]。

以山西小杂粮为例,山西小杂粮有着先天的产业优势,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气候条件,山西小杂粮种类丰富,品质优良,被誉为“小杂粮”王国。山西省小杂粮常年种植面积达133.3万 hm^2 ,约占到全国的10%,占到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4%,总产量25亿kg,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25%,因而,小杂粮产业发展被山西省列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各地结合当地优势,积极培育发展了小米基地、杂豆基地、优质燕麦基地、苦荞基地、甜荞基地、高粱基地、马铃薯基地,这些基地都已形成规模化经营^[15]。除此之外,还涌现出一批加工经营小杂粮的龙头企业,像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山西雁门清高食品有限公司、广灵荞宝食品有限公司等知名的小杂粮企业,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像“沁州黄”、“东方亮”、“雁门清高”的小杂粮优质品牌,畅销海内外。像岢岚、五寨的红芸豆,平鲁的红山荞麦,灵丘的苦荞茶,寿阳的甜荞都多次在国际、国内农博会上获得金奖或名牌产品的称号。红芸豆、红小豆等品种是山西省出口创汇的主要粮食品种。小杂粮的产业化发展及其不断丰富的附加产品,使小杂粮产业成为山西省的农产品支柱产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山西在历史渊源、地理区位、经济产业发展方面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山西正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更好地融入未来“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中。

4 山西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前景分析

“一带一路”的战略大幕已经拉开,山西应该抓住机遇,主动参与其中,取得山西经济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

4.1 抓住机遇,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资源型经济地区,山西省近年来致力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2015年山西省GDP同比增长3.1%,在全国31个省的GDP排行榜中排名第24位,经济发展形势比较严峻^[6]。“一煤独大”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后劲不足,已成为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产业的转型发展已迫在眉睫。

“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即将在全国展开,随着战略的不断推进,国家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强对沿线省份的政策倾斜,大量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将从东部更多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所以,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也将会进一步协调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关系。山西正好可以借此良机,实现经济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山西经济结构的华丽转身^[7]。

4.2 扩大开放,实现经济交流合作优势互补

“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联通亚欧的一条经贸合作的通道,涉及沿线的40多个国家。山西与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的中亚五国一样,都是资源、能源丰富的地区,在能源产业合作方面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新的合作共同体。同样作为资源丰富的许多中亚国家,工业发展步伐相对较慢,而山西作为我国的能源工业基地,已形成了雄厚的工业基础,特别在煤炭开采、机器设备制造领域具备绝对的优势。山西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合作^[8]。特别是山西在高铁设备制造业方面具备国际领先优势。“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大部分投资将用于沿线国家高速铁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山西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让自己的高铁设备和技术走出国门,重塑晋商雄风。

总之,通过不断的对外开放,与周边国家加强经贸往来合作,可以提升山西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带动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

4.3 借助丝路,打造山西特色农产品品牌优势

“一带一路”将继续发挥山西特色农产品的优势,为山西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提供机会。

一方面,山西省未来特色农业的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通过开展与沿线国家农业方面的合作,既可以为山西省特色农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也可以加强与国外农业技术方面的合作,从而提升山西特色

农产品养殖和加工的水平。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可以打响山西省名优特色农产品在海外的市场和知名度,拓宽特色农产品的销售网络。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外举办的大型农副产品展览会,在国外承包、租赁农场等方式,加大对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9]。

4.4 文化先行,打造山西的文化旅游名片

山西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近年来,山西省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山西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成熟的旅游产品匮乏,对外宣传的力度不足,山西省文化旅游资源没有形成品牌优势。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正好可以促进山西文化走出去,通过沿线国家间文化交流,为山西的旅游资源寻找广阔的海外市场^[10]。“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与沿线国家之间文化的认同感。历史上,山西与中亚各民族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当今时代,更应推动山西文化走出去,借助山西文化与中亚文化之间天然的亲切感,深化人文社会层面的认同,夯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社会文化基础。

“一带一路”的战略号角已经吹响,这一次山西不能再错失良机、坐以待毙,而是要主动融入,寻求新的发展。山西必须采取盯点融入、盯段融入的策略,把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引导本土企业走出去,加快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步伐,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真正实现山西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 [1] 葛剑雄,胡鞍钢,林毅夫,等.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 [2] 张舒,正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山西[J].文史月刊,2014(12):38-39.
- [3] 高春平.山西与丝绸之路:兼论山西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对策[J].经济问题,2015(4):19-22.
- [4] 王儒林.在中共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山西日报,2014-12-09(A1).
- [5]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
- [6] 常俏.铁路建设迎“黄金时代”[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6(9):50-51.
- [7] 郑涛,左健,韩楠.产业转移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J].工业技术经济,2015(9):147-153.
- [8] 马柯航.创新视角下提升山西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J].经济问题,2009(7):124-126.

(下转第1040页)

- Plant Biol 2010, 37(2): 1-9.
- [11] Yu JB, Bai G H. Mapping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for long coleoptile in chinese wheat landrace wangshu bai[J]. Crop Sci 2010, 50(1): 43-50.
- [12] 陈爱国, 陈进红. 胚芽鞘的伸长机理和生理生态响应[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2, 33(4): 438-441.
- [13] 王玮, 邹琦, 杨兴洪, 等. 水分胁迫下冬小麦芽鞘长度与抗旱性的关系及其遗传特性的研究[J]. 西北植物学报, 1998, 18(1): 24-29.
- [14] 张玉梅, 林琪, 姜雯, 等. 渗透胁迫条件下不同抗旱性小麦品种萌发期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J]. 麦类作物学报, 2006, 26(6): 125-130.
- [15] Rebetzke G J, Richards R A, Fischer V M, et al. Breeding long coleoptile, reduced height wheats[J]. Euphytica, 1999, 106: 159-168.
- [16] Rebetzke G J, Ellis M H, Bonnett D G, et al. Molecular mapping of genes for coleoptile growth in bread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J]. Theor Appl Genet 2007, 114: 1173-1183.
- [17] Donald C M, Puckridge D W. The ecology of the wheat crop [J]. Australian Field Crops, 1975, 1: 288-303.
- [18] Lopez-Castaneda C, Richards R A. Variation in temperate cereals in rainfed environment: III. Water use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J]. Field Crops Res, 1994, 39: 85-98.
- [19] Brown P R, Singleton G R, Tann C R, et al. Increasing sowing depth to reduce mouse damage to winter crops [J]. Crop Prot, 2003, 22: 653-660.
- [20] O'Sullivan P A, Weiss G M, Friesen D. Tolerance of spring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to trifluralin deep-incorporated in the autumn or spring [J]. Weed Res, 1985, 25: 275-280.
- [21] Evans L E, Bhatt G M. Influence of seed size, protein content and cultivar on early seedling vigour in wheat [J]. Can J Plant Sci, 1977, 57: 929-935.
- [22] Stoddard F L. Variation in grain mass, grain nitrogen and starch B-granule content within wheat heads [J]. Cereals Chem, 1999, 76: 139-144.
- [23] Murray G M, Kuiper J. Emergence of wheat may be reduced by seed weather damage and azole fungicide and is related to coleoptile length [J]. Aust J Exp Agric, 1988, 28: 253-261.
- [24] Trethowan R M, Singh R P, Herta-Espino J, et al. Coleoptile length variation of near-isogenic Rht lines of modern CIMMYT bread and durum wheats [J]. Field Crops Res, 2001, 70: 167-176.
- [25] Worland A J, Snape J W. Genetic basis of worldwide wheat varietal improvement [M]. Bonjean A P, Angus J. The world wheat book: a history of wheat breeding. Paris, France: Lavoisier Publishing, 2001: 59-100.
- [26] Žilvinas L, Iatukas V, Vytautas Ruzgas. Coleoptile length and plant height of modern tall and semi-dwarf European winter wheat varieties [J]. Acta Soc Bot Pol, 2011, 80(3): 197-203.
- [27] Wang J, Chapman S C, Bonnett D G, et al. Simultaneous selection of major and minor genes: use of QTL to increase selection efficiency of coleoptile length of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J]. Theor Appl Genet 2009, 119(1): 65-74.
- [28] Hogendoom J, Rickson J M, Gale M D. Differences in leaf and stem anatomy related to plant height of tall and dwarf wheat [J]. J Plant Physiol, 1990, 136: 72-77.
- [29] 潘前颖, 文学飞, 潘田园, 等. 小麦胚芽鞘与耐深播抗旱研究进展 [J].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12, 30(3): 51-57.
- [30] Rebetzke G J, Richards R A, Fettiell N A, et al. Genotypic increases in coleoptile length improves stand establishment, vigour and grain yield of deep-sown wheat [J]. Field Crops Research, 2007, 100: 10-23.
- [31] Moham ad F, Jadoon S A, Rashid S M, et al. Heritability estimates for coleoptile length and other traits in bread wheat [J]. Sarhad J Agric, 2006, 22: 405-408.
- (上接第 1032 页)
- [9] 张蕊. 试论山西借力“一带一路”推动经济跨越发展 [J]. 中国集体经济, 2015(33): 31-32.
- [10] 蒋小佳. “一带一路”战略下山西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探究 [J]. 煤炭经济研究, 2015(7): 92-94.
- [11] 焦有梅, 张艳鹏. 低碳经济时代的山西转型跨越发展 [J]. 能源与节能, 2011(4): 23-25.
- [12] 陈新玲. 山西综改试验区推进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的思考 [J]. 煤炭经济研究, 2013(6): 30-33.
- [13] 山西人大.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EB/OL]. [2016-05-20]. http://www.sxdr.gov.cn/xxlm/fzqh2/zhdtdt201605/t20160503_174212.htm.
- [14] 崔克勇, 王闰平. 山西农业的发展方向: 区域特色农业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3(2): 111-113, 118.
- [15] 姚继堂. 一村一品, 一县一业 助推山西农业“转型升级” [J]. 中国农业信息, 2014(24): 124-126.
- [16] 山西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山西省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16-03-02]. http://www.stats-sx.gov.cn/tjsj/tjgb/hdgb/201603/t20160302_39250.html.
- [17] 曹东亚. 山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命与战略 [J]. 市场周刊, 2015(7): 11-13.
- [18] 温丽琴, 卢进勇. “一带一路”战略与山西对外投资产业布局 [J]. 国际经济合作, 2016(3): 91-95.
- [19] 王俭平. 特色农业发展研究: 以山西为例 [J]. 经济问题, 2007(4): 82-83.
- [20] 栗美霞. 山西旅游品牌宣传再度“扬帆起航” [N]. 山西日报, 2016-04-21.